

阮義忠：永遠不變的愛就是信仰



阮義忠日前在廣州、上海舉行讀者見面會，以當年與幼子的對話為引子，講演主題是「我所愛，我所信。」1950年生於台灣省宜蘭縣的阮義忠，仍是當今最活躍的攝影藝術家之一。他在華人攝影界影響甚巨，有「世界攝影之於中國的啟蒙者與傳道者」之稱。三十多年來，他跋山涉水，深入鄉土民間，尋找動人細節，拍攝了大量以百姓日常生活為題材的珍貴照片，作品也成了台灣獨一無二的民間生活史冊。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阮義忠創辦《攝影家》雜誌，撰述《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攝影美學七問》等書，在攝影界引起很大反響。五部攝影集《北埔》、《八尺門》、《人與土地》、《台北謠言》、《四季》令他躋身於世界知名攝影家之列。 ■圖、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台灣省宜蘭縣礁溪鄉，阮義忠攝於1976年。



■〈旭海〉，選自阮義忠攝影集《人與土地》，攝於1986，對台灣曾經有過的面貌所做的肯定。



■〈搭火車上學的少年〉，阮義忠攝於1978年。每天在火車上三個鐘頭，在全然陌生的冬山鄉裏，沒法知道是哪家小孩。

「我兒子唸幼兒園的時候，有一天很好奇地問我：『老爸，甚麼叫成長？』」我說：「成長，就是一天天長大」；「那勞動呢？」，「勞動，就是要做很粗重的工作」；當他問我甚麼是信仰的時候，我一時不知如何作答。略作思考後，我說：「無論發生甚麼事，你都相信爸爸媽媽是愛你的，無論發生甚麼事，爸爸媽媽都會愛你，這種永遠不會變的愛，就是信仰。」

「我這輩子走來，有一些事情是永遠不會變的，」阮義忠說：「真的要去做一件事，我就會拚命地找出其中的樂趣，然後一頭鑽進去，做任何事情都當作是享受。當我去做的時候，路就開了，然後就會發現更多的事情。」即便是做枯燥繁重的家務，也是自得其樂，從中挖掘人生哲理，「很多人把藝術與生活一分为二，我卻很喜歡將兩者結合，我在藝術上追求的，與在家中所做的完全相同，就是次序和比例都要對，甚麼事先做，甚麼事後做，甚麼東西要多，甚麼東西要少，都有講究。」

阮義忠笑言，老伴不喜歡做家務，他「被迫」早上四、五點就要起床打掃房間，「有一天，老伴問我，你為甚麼每天都要打掃得那麼仔細？別人根本看不出差別。我告訴她，我是在為自己打掃。當玻璃乾淨到如同不存在時，外面的風景就成了室內的一部分，我也與大自然合了一。所謂乾淨，不只是物理上，視覺上的乾淨，精神與心靈上的乾淨也同樣重要。」

對待家務已是如此，攝影自不待言。「從第一天拍攝到現在，每一張照片都是我自己親手放大，從來沒有委託別人，這就是永遠不變的愛，幾乎就變成了信仰。」每每被問及在新技術層出不窮的今日，為何還要死守暗房、膠卷，阮義忠都會告訴對方，「就是因為知道它有一天會消失，我反而覺得多擁有一天，就是多一天的幸福。」

「獨門秘笈」暗房手藝

在大學教書近30年，卻發現年輕的孩子們越來越不願意碰暗房手藝，阮義忠為他們感到可惜。對比自己對暗房的感情，他還有些不解，「面對黃燈，看到影像從白紙上顯現，每一次放照片，都是回到拍攝現場，把創作情感重新釋放一遍，」暗房於他而言，是一種享受，「在暗房的時候，才知道真正的孤獨，只有在面對孤獨的時候，回頭才是極大的滿足。」

只要說到成績，阮義忠都是大而化之，舉重若輕，唯一的例外是談及暗房。他直言，自己有一項技藝，很少有人能達到，就是暗房手藝，「哪怕是專家看到我放照

片都嚇一跳，有時我自己都被嚇住，我怎麼可以完成這件事情。」一想到「獨門秘笈」就要失傳，就憂心忡忡，阮義忠因此決定暫停在台北藝術大學的教職，開始在北京、上海、成都、杭州等大陸城市循環私塾小班授徒。他親自挑選學生，還提供獎學金，只為了傳承手藝，「底片只是樂譜，放大才是演奏，手藝只能以手傳手，別無他法。」

在數碼相機普及以後，攝影變得毫無門檻。「以前要拍一張成功的照片多麼困難，現在要拍一張失敗的照片，好像不太容易，」但在他看來，不會失敗，不等於好，「如今越來越難得到一張有生命力的影像，我們按快門太隨便，而且手機能拍照後，所有人最感興趣的就是拍自己，好像相機是一面鏡子，我們都在顧影自憐。」

攝影並不是他的唯一

大陸形形色色的攝影比賽很多，常常有深諳競賽技巧的攝影愛好者爭場炫技。若只是為了比賽而按快門，阮義忠不以為然。「我們現在很多創作，只停留在觀念裏，不能喚醒一顆溫暖的心，照片要記錄你的感動，有內容，有主題，而不是美感與觀念的簡單集合，」他認為需重新定義所謂的新銳，「新銳不是觀念新、手法新，獨特的體驗、經驗才是新，不要跟風，不要討巧，記錄真正感動過你的東西，藝術創作最可貴的就是真情和觸動。」

阮義忠的鏡頭裡，主角多半是平凡無奇的人。「攝影很難恰如其分地捕捉原本就完美的東西，面對完美，所有的藝術表達方式都是打折扣，」他坦言，有時面對極致美景，他覺得靜靜欣賞就好，毋須舉起鏡頭，反正也拍不好，「但是藝術可以替不完美的東西加分，對於平凡的人，我可以抓住他們接近完美的那一瞬間。」

不過，攝影並不是阮義忠的唯一，「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感動我最深的往往是音樂，因為音樂不需要翻譯，它在一瞬間就可以直接撞擊我的心靈。除了音樂外，最重要的是文學，如果我没有受到《戰爭與和平》、《巴黎聖母院》等小說的觸動，把我點醒，我也不會有今天。」

「文學、音樂，它們使我的攝影稍微跟別人不一樣，因為我每次拿起相機，看到的不只是畫面構圖，有時候會想起一段往事，有時會想起聽過的一段音樂，或者感受到來自當下抑或是過往的人、事、物傳來的共振，」阮義忠說，「這就是藝術的力量，它告訴你的不是單純的事情，而是更多的共振。」

《想見 看見 聽見》：記錄生活情味 行於時代之先

著名畫家陳丹青曾說，中國大陸關注「世界攝影」，或被其稱之為「嚴肅攝影」的人士，若其年齡正在四十歲上下，那麼，阮義忠的名字想必在他們心中無可替代。在攝影界，「中國攝影教父」當然已經擁有響噓的名號，但提起筆來，也是毫不遜色。其三十多年來第一本個人隨筆集《想見 看見 聽見》日前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阮義忠說，之所以起了這樣的書名，是因為他特別注重「見」，「見」不只是視覺，而是一種觸感。

《想見 看見 聽見》由三部分組成。第一章「想見」，懷念故鄉風土、童年往事、異族民情，歷數自己如何從一個宜蘭鄉村木匠家的孩子走上攝影之路的來龍去脈，濃縮了台灣社會的歷史變遷與不同人群的生存景象；第二章「看見」，介紹方大曾、莊靈、呂楠等華人攝影師及其作品，以他始終行於時代之先的藝術眼光和文化敏感，捕捉這些暫時並不為人所熟知的攝影天才之靈光；第三章「聽見」，是「非主流」的書評與樂評，藉由書籍與音樂，追溯與創作者的緣分，從「詩人搖滾歌手」科恩，到瑞士攝影大師羅伯·弗蘭克，書寫獨一無二的「私人藝術史」。書中文章最早的一篇寫於一九八五年，最近的一篇剛脫稿。

本書同時收錄近50幅攝影作品，但以文為重，圖反而為輔。阮義忠自謙，從小作文成績不佳，長大了其實對寫文章也沒什麼信心，倒是畫畫一直被誇獎，後來拍照也得了些掌聲，對圖像的掌握能力遠勝過文字。他說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充滿線條、比例、秩序、構圖，卻找不到形容它們的詞句，未料到這個毛病久而久之竟成就了他日後的高作風格。

「對我來說，大多數的表達方法似乎不太適用，總覺得那不是我所見到的，也不是我想傳達的重點，對於不同事物之間的關係我一向特別敏感，對同一件東西在不同時間的存在狀態我總是特別感興趣，」他在序言中寫道，「在意的焦點往往說得不夠清楚，讓別人覺得我敘述事情太跳躍，這是我的缺點，可是我有辦法抓住稍縱即逝的一線靈光，當我把這個長處與攝影結合為圖文書時，竟引起我沒有料到的熱烈反響。」

阮義忠說，他特別注重「見」，對他來說，「見」不只是視覺，而是一種觸感，它是具體的，會反彈、有溫度、有形狀、有量體，是一種幾乎等於烙印的存在，「若是『想』、『看』、『聽』而沒有『見』，就等於生命不曾與外在有過接觸，真正的『見』來自生活本身，而不是閱讀他人的經驗。」



■〈戲浪小兄弟〉，阮義忠攝於1979年。



■〈北埔金廣福〉，阮義忠攝於1982年。



■阮義忠指攝影不是他的唯一。

生命鬥士「霸仔」

「霸仔」克服身體的嚴重殘障，以口代手一筆一筆將一瞬即逝的煙花化作綻放永恆光輝的烟花，以水墨彩繪成就精彩人生，燃亮人生希望，在新年勉勵港人要自強不息，不要輕言放棄。iC商場今年再度以患上先天性脊柱肌肉萎縮症的「霸仔」（李偉霸）所設計、以璀璨的煙花為主題的賀年利是封為港人送上祝福。

怎樣去克服先天性脊柱肌肉萎縮症為生活帶來的不便？

李偉霸：行動不便，要長時間生活在輪椅上，另外亦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有時都會感到疲倦和失落，因為看到別人可以到處遊玩，做自己想做的事，自己卻受到肌肉萎縮症的限制。生活上亦需要很多人的協助，例如家人以及中心內姑娘的幫助，當我肚餓的時候，中心的職員會為我準備三餐，如果我想畫畫，他們又會準備各樣工具、器材給我，所以有時亦有點兒感到麻煩了身邊的人。我會盡量自己想辦法去解決問題，如果自己有能力做到，都會盡力嘗試。例如雖然我工作能力有限，收入不多，我亦會把金錢儲起，以作維修輪椅之用，希望靠自己能力來幫助自己。

為何會想要畫下煙花綻放，並希望畫在利是封上？

李偉霸：今年iC商場新年裝置主題以「家」為起點出發，新年電視上會看到煙花綻放的一刻，覺得好美麗，而且顏色鮮艷，更能帶出新年的熱鬧氣氛，所以希望把它們畫下，我喜歡色彩，故特別

璀璨煙花燃亮人生希望

多用鮮艷的色彩。利是封上的煙花同時亦包含了「年花」的意思，家裡新年總有年花，一瞬即逝的煙花如可化作綻放永恆光輝的烟花，為港人送上祝福，你說多好。

以口代手一筆一筆繪畫的最大難度是？

李偉霸：用口去控制畫筆有一定的難度，因為畫筆的重量令我的嘴巴很容易感到疲累，而且我要用更多的力在畫板上繪圖，有時需要幾日的時間才可以完成一幅畫。另外我要用牙咬著畫筆去創作，如果長時間的話，會令我的牙齒十分疲倦。身體上的殘障令我學習作畫時亦遇上困難，因為要不時調校畫板的方向以及角度，例如當我完成下半部分作品，我便要把畫板「倒轉」去完成上半部分，所以花了不少時間。

未來是否還會繼續繪畫？繪畫與你生活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李偉霸：繪畫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因為它能夠把我的思想、心情、想法表達出來，令更多人認識我。我十分喜歡繪畫，一定會繼續下去的。以前我不懂得跟隨別人的作品而畫，之後得到中心姑娘的鼓勵以及支持，便開始嘗試創作有自己獨特風格的作品。



除了為iC商場設計利是封外，我近來一直在為創作繪本自傳而努力，我希望用「貓」代表自己做主角，我喜歡畫貓，是因為貓能夠代表我，中心姑娘更說我與畫中的貓的神情有幾分相似呢。另外，我想自傳裡除了記錄自己的心情和所見所聞外，會加入時事的元素。由於行動不便，我有很多時間都是透過電視和報紙去了解這個世界，希望繪本自傳裡也可以加入我平時了解的生活話題。

■採訪：Jasmine